



道光十五年鑄

山左濰陽丁裕彥纂註

洪範宗經

家塾藏板

序

丁子毓清深於易者也洪範一書言  
陰陽五行之理天人相應之機包舉  
無遺尤與易相表裏者也丁子於讀  
易之暇取洪範經文字義一一詮釋  
研精殫慮至廢寢食著洪範宗經三  
卷其於蔡傳之渾舉大意義蘊渾含  
處言之務詳且盡誠以不詳且盡無  
以發明奧窔而爲後學讀洪範者之  
梯航也乙未春仲丁子來都以是書  
付梓非急於問世也易之道廣大精  
微丁子潛心數十年惟卽孔子十翼



之所以釋卦象彖辭爻辭者熟讀深思日有心得今已融會貫通具有解釋俟是書刊竣始一意易理修輯成帙俾易道愈闡而愈明而於洪範之理亦若合符節也志士之用心豈易量哉是爲序

道光十五年三月望前一日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詹侍生陳官俊序

序

薛德温曰洪範一篇造化氣數天理  
人事皆具書之易也蓋九疇一五行  
五行一陰陽洪範之與易其理一也  
說洪範者劉向有五行傳隋經籍志  
及歐陽永叔皆不許厥後訓詁家甚

洪範宗經序

一

夥而惟蔡傳稱最真景元謂其於洪  
範諸篇有先儒所未及者固後學之  
所宗矣濰陽丁子毓清幼年嗜學淹  
通經義具有心得而於易理尤深年  
三十餘鍵戶著書闡明易理輯有成  
編讀易之暇則取洪範經文詳爲注

釋卽九峯集傳之說引伸其旨曲暢  
旁通期於學者之共曉彙次三卷名  
曰洪範宗經語焉必詳擇焉必精凡  
以宗經之文義務使傳之渾含者明  
辨以哲而經中義蘊有所探尋也是  
書也與易互相發明者也觀丁子之  
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也已

道光十五年三月下浣日

賜進士及第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  
鄉愚弟賈楨序

序

六經相表裏惟八卦衍於河圖九疇出於洛書  
尤聖人心傳之秘註釋以來遞相傳述然耳食  
者務摭拾臆說者好詭異此皆不能致心之明  
故致力多歧耳吾邑丁子毓清余友人也賦性  
篤實心思善入每對經尋義心不外馳故思力  
直入經義之中而無朋從往來之擾因得經義  
旨歸也自童年以邃易著英銳之思沉鷺之氣  
予遊歷半天下未見其比茲余由京師赴粵過

洪範宗經序

一

里舍得讀所著洪範宗經計三卷共三十二篇  
閱其解釋豁然於經義之旨歸夫洪範參天人  
之奧究理數之微窮道德之淵源勵人事之得  
失豈易識哉丁子以學易之餘竭十餘年之力  
專宗經文字義發揮聖人立言之旨務使理無  
不實義無不揭剖析無不精當並前人所未發  
與雖發而未盡者亦無不爲之探索而詳著焉  
要皆平昔有制心之功故能深究經旨以擴其  
義理之蘊也如此嗚乎謂自有此書而洪範始

得真解可也謂自有此書而說經者始免於耳  
食臆說之失可也獨計丁子邃於易者也其說  
易之微恒見於晤對之際而此書有功於洪範  
者已寄之筆墨間矣猶復諄諄研析不欲據以  
問世然則不讀此書亦誰能知我丁子者噫  
道光四年歲次甲申仲秋月望日己巳進士現  
任泗城府知府愚弟宋慶和序



# 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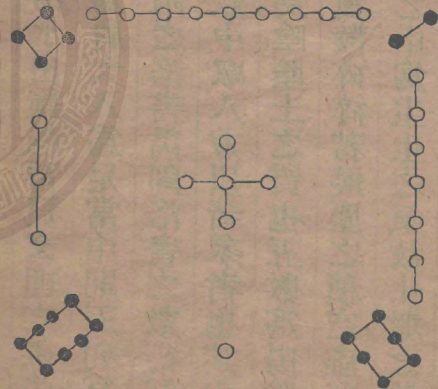
# 書

洪範宗經

卷上

洛書

禹治洪水之時洛水出靈龜背負文理之數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當中則五列爲九數數  
 皆文理如書因謂之洛書禹卽洛書之數衍爲洪範九  
 疇從九數也九數中馭八方以著象者也其中有五數  
 而無十數十數爲陰陰土之質也五數爲陽陰土中之  
 陽氣也陰土之質散碎若飛塵之積空虛無爲全憑  
 陽氣行於陰土之中爲生生之氣故十數之陰不用事  
 而化於無陽數之五用事而著於有也於是五數之陽



居中通於四正之陽陽氣四達之象凡陽氣爲主無不生也中除十數之陰不用退於四隅以從陽隅亦不用以陰用事則凝閉而不能生生也是則洛書之爲象可一言以蔽之曰一陽氣通行於地中爲生生之氣也今以中五陽數爲生氣之原而言之以正北之一數起首一得中五陽數則爲六數故正北一數而西北則六數也一必得五數者是凡物之生皆得土中陽氣而生也再由正北陽數之一合西北陰數之六則爲七故西北仍六而正西則七也其必由陽數而合陰數者陽麗

洪範宗經

卷上

二

於陰而後能生也此時不以六之陰數合七之陽數者陰用事則凝閉而不能生也亦猶遇十之陰則除之也故又自正西之七數起首七得中五陽數則爲十二遇十陰數不用而除之則餘二數故正西七數而西南則二數也七必得五數者亦凡物之生皆得土中陽氣而生也再由正西陽數之七合西南陰數之二則爲九故西南仍二而正南則九也亦陽數而合陰數陽麗於陰而後能生也此時不以二之陰數合九之陽數者亦陰用事則凝閉而不能生也亦猶遇十之陰則除之也故

又自正南之九數起首九得中五陽數則爲十四遇十陰數不用而除之則餘四數故正南九數而東南則四數也九必得五數者亦凡物之生皆得土中陽氣而生也再由正南陽數之九合東南陰數之四則爲十三遇十陰數不用而除之則餘三數故東南仍四而正東則三也亦陽數而合陰數陽麗於陰而後能生也此時不以四之陰數合三之陽數者亦陰用事則疑閉而不能生也亦猶遇十之陰則除之也故又自正東之三起首三得中五陽數則爲八故正東三數而東北則八數也

洪範宗經

卷上

三

三必得五數者亦凡物之生皆得土中陽氣而生也再由正東陽數之三合東北陰數之八則爲十一遇十陰數不用而除之則餘一數故東北仍八而正北則一也亦陽數而合陰數陽麗於陰而後能生也此時不以八數之陰合一數之陽者亦陰用事則疑閉而不能生也亦猶遇十之陰則除之也故又自正北之一起首一得中五陽數則爲六如前所云如是循環不已乃純一陽氣出於大地陰質之中爲生生之氣也卽今歲自春陽氣出自地中爲生生之氣至冬則陰氣用事疑閉而

不生必待來春又陽氣出自地中爲生生之氣也是卽洛書專以地中生生之氣言也而生生之氣必藉地陰爲根柢故地陰雖不用事而氣出地陰爲生生之氣所由出卽生生之數所由行因以氣出於地陰者爲右旋也若氣已出地陰之外氣不能離陰而動依地球而動於陽氣生生之方自適於左旋左旋之急自遣陰氣退後而爲右故洛書四圍於外之陽以三乘之遇十不用則左旋洛書四圍於外之陰以二乘之遇十不用則右旋陽左陰右乃陰陽之氣周流於四外之迹也而其氣之出自地中則右旋也故曰洛書右旋也夫惟洛書右旋則氣之出自地中者先寓地中氣寓地中則勢有所蓄有所蓄則氣之所動任其旁礴布濩於大地散碎空虛之中醞釀蒸騰無不透徹徹出地外爲生生之氣發育萬物將見地之八方無非生生之氣所出卽無非生生之氣發育萬物而要皆以氣出地中故如此也洛書之數獨以中五之陽出馭八方爲八方之樞紐正謂此也夫天地開闢極其洪荒人類蕃生徧於地際卽凡有人類之處四散而居猶地中陽氣四散於外也而四

散之中必有所統以爲之主自然之勢也而所以能自  
統者由中達外爲治化之根源始能統此四外徧及八  
方也故依古以來凡治世之主皆一人建極於中以馭  
八方八方環拱於外會歸一人而後國可恆立此天道  
人事之自然非強爲之勢也審是而知天地之生洛書  
也乃天地陰陽之氣際於和平之會盤旋凝聚聚其理  
數之自然者結爲文理垂爲由中達外之象畀之於禹  
使禹深知天地陰陽化育之際悉由中達外爲致治之  
根源故禹之作洪範九疇也卽效此洛書所載陰陽自

然之象推爲由中達外之治爲帝王致治之根源而贊  
化育於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則人君馭世悉天地自然  
之化矣然則洛書所出洪範九疇之所作皆天地聖人  
隨化育之自然而然著天道人事之自然而然者也而  
洛書之有功於世可以明天地有生以來億萬斯年之  
無盡無非此化育之自然而然彰著於其間也而洪範  
九疇之有功於世亦所以明聖人遞出爲治億萬斯年  
之無盡無非因此化育之自然而然參贊於其際也

洪範宗經卷上

吉隆

濰陽丁裕彥纂註 男吉恕孫永通

校字

洪範

洪者大也範者范金之範物之則也範出於天天以理氣之自然者為化育萬物之定規則範所從出者大也範行於人君人君御世即一身所得於天者還

洪範宗經

卷上

一

奉天以陶成萬物使萬物亦行其得於天者而與化育並適又範所由行者大也洪範分為九疇九者數之極也疇者類也循其類之始以遞及其類之終則天人始終之際循序而治而九疇條目所由列也禹之神聖原知天人始終之化又自治水以來得洛書之文數始於一數終於九遂即數之始終為天人之始終布列而為洪範九疇用開聖治之淵源作者之謂聖大禹有焉禹固行其道於當時矣厥後得其傳者惟箕子箕子雖深通其傳而未得行其道幸遇武

王永清之後急就箕子訪以天道首言天者知致治之當法天也箕子知爲聖君可行此道故舉禹之洪範九疇而詳授之亦先言天者明治道本出於天也然授武之際獨有推詳之意是洪範之作於禹者已列九疇之條而千載之後箕子推衍增益對武以詳說自成一篇文章周史因以錄之則箕子之傳洪範洵哉述者之謂明矣又授受之際武王初得天下求治若是其急真乃萬世帝王求治之師矣而箕子語武曰汝師道居之天人精微之學參贊化育之奧授

武以和天下以覺萬世一時德音道貌至今如見是箕子不僅爲武王師又爲萬世帝王闡治道之師矣孔子序此篇於武王初定天下之始見帝王御世皆道學之授受爲先也古古今今帝王授受億萬斯年若合符節是人道之際於無窮者無非此洪範之至理也而萬世之下天人之道常明於天壤又全賴孔子刪定之功傳至萬世而不已功業與天地同流矣又曰洪範一書始終以天言乃人動於天人道馭於天道也尙書多言天人之道尙書至洪範一篇乃尙

書中一大關鍵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十有三祀卽泰誓十有三年也此不書年而書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則終爲殷臣不爲周臣因此而書祀也王武王也何不稱武此時未有謚號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紂之叔父殷封之爲箕子深明禹之洪範通治天下之道者也此箕子所以不可臣而可爲帝王之師也武卽不敢臣之而就而問之故周史於書王之下仍

洪範宗經

卷上

三

著其舊曰邑爵也而武王求治之急尊賢之誠於是乎見矣

王乃言曰嗚乎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武王欲天下之人各順天之所以予人者以爲治而深知其難故致敬而乃言也嗚乎歎辭膺其難不禁而發歎也呼箕子重其所學之大故稱其舊曰邑爵而不敢臣之也尊之也首言天者道之大原出於天也惟天生民有所陰隲陰暗也隲定也天於冥冥之中暗有所定



氣之所聚卽理之所寓而暗中自爲安定者也暗定之理各以其序爲官骸形器之所居是謂厥居厥居之理凝於形化之中而悉有所承載是相之之義也醞於神明之會而悉動以天和是協之之義也相協則陰陽有成迹而厥居有所保全也天於下民厥居若是其鍾培也夫厥居之理達之於行則謂彝倫彝常也倫理也惟此常行之理可以恒立於天地之間也順其常理條條不紊則謂之敘敘則各盡其理並適於天地之化也人君代天而治必使在人之彝倫各就其敘以符陰陽相協之始而後天地化育有以參贊於其中始爲君道之克盡也但我不知其彝倫何以使之條條不紊而皆得其所以就敘也武言不知一以發箕子之言一以見聖學之無窮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箕子以洪範之學知天道化育之自然爲彝倫所從出而敘之所由行難言之也故亦從容敬慎而乃言也言

聞在昔明自古敘彝倫者出自順天者也順天以敘彝  
倫無非使五行之化各適於所性之順而已矣水性下  
流天道化育之自然至順之迹可順以爲治者也鯀治  
洪水乃獨墜之墜塞也強塞其流拂水之性知其所事  
之逆不能順天道化育之自然以爲治故於水而汨陳  
焉汨陳亂列也五行之化順序而生而水爲之始水一  
汨陳則於生化之始有所亂卽五行之順序而生化者  
無不亂列矣是逆化之人也夫化育之主宰謂之帝帝  
固生生化化所從出也逆化卽所以逆帝故帝乃震怒  
怒其所事之逆失大化之至順也而化之至順者自不  
適於逆化之人洪範九疇化之至順者也奚以畀逆化  
之人哉此所以不畀洪範九疇鯀不知洪範九疇之理  
但自憑其意以拂化育自然之性而亂列焉此彝倫所  
以敗斃也逆天者亡鯀故殛死嗣鯀而興者禹也禹順  
水之性至於地平天成則與化育之自然者合矣天者  
化育所行理之自然者也順天理自然之化以爲治則  
化育本順者更安於自然之化因釀自然之象以予順  
化之人洛水出書排列九數卽天錫禹洪範九疇也夫

書未出洛數已昭昭於天下矣而洪範獨以九數錫禹以一爲始以九爲終與十之全數不同全則化而爲一而九數乃一爲陽之始九爲陽之終純陽之氣始終變化於天地之間而不息乃純一天道之不息也禹感觸於此愈見化育之自然而然以馭乎人者無出此九數之爲始爲終以盡天道之不息者也因作洪範分爲九疇各彰其類各著其治卽天所以必錫禹以洪範九疇也禹自受天之錫將天人之際無不循其自然之化以爲治卽彝倫莫不循序而不紊是彝倫之所以敘也

洪範宗經

卷上

六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禹之洪範九疇其大綱也九疇備天人之常理卽彝倫所在也順其常理之次以盡其宜乃所以敘之也始五行天之所以生人人事之肇端也中皇極人君體天治人天人之樞紐也終福極天之所以馭人人事之終效也自其大綱而言之天之所以馭人者先寄於五行天以陰陽之氣釀爲五氣五氣流行於天地之間司天

地之化故天地之化卽此五氣流行不息因名五行五行爲生機所由出人道所由肇而彝倫之出自天也故初及之人生於五行者也五行之氣相與絪縕釀爲太和賦於人身爲五氣之和五氣之和生生不已各露其氣之所化者爲官骸之動官骸動於五氣之和發爲五氣所司之事事自著爲五焉而五事出矣五事出則彝倫之行自人也故五事次之事由五行所生者達爲五事亦卽五事所通者審乎萬幾於是乎有政政者正也酌事之正爲政治之事隨人事之多所資賴者而多爲

洪範宗經

卷上

七

處治始可以無遺漏計無遺漏之政約至於八以該政治之全而無有加於八政之外者此八政所由出也八政出則彝倫之見於人治者也故八政次之政之所行在順天時天以五行之氣運爲四時之行政行有不能齊者遞行之際自有以會其齊乃於不齊之遞於齊者各紀其所以不齊所以能齊而至於齊焉爲陰陽寒暑之正時事之宜故必多列條例至於五焉而後紀乃明備此五紀所以出也五紀出則彝倫之昭於天時者也故五紀次之若乃上通乎天下馭乎人而獨得天人至極

之理者則爲皇極皇君也極至極也何爲至極卽其所受於天五行之理爲五事之實適如其理之分無過不及斯謂之極乃至極之善也至極之善盡人所寓人君獨以其所寓者全其至極之善是之謂皇極也皇極則彝倫之盡於人君獨處至中至正之地爲天人之樞紐也獨列於九疇之中以爲次故皇極次之至五行之理已凝於虛靈之舍全具其理於一心卽理得於心之謂德也心含此德而適於動動得其至正之理心含此德而適於靜靜得其至正之理心含此德而適於無動無

靜又無動無靜而得其至正之理是理得於心者又謂之三德也三德則彝倫之得於心者有以應乎外也故三德次之三德則理之存乎人者實有可憑矣而人之在天地也動乎氣運之中以爲趨焉者也乃適值陰陽之際會有兩可之見不能遽決其動靜之宜遇乎五行之代嬗有多議之歧不能遽決其失得之旨爲可疑疑則必有所稽以定其趨惟鬼神默運乎陰陽之氣五行之化爲所趨之定塗此稽疑所由起也稽疑則彝倫之未定於人者求定於鬼神者也故稽疑次之至若所適

之無可疑而因人以驗於天者人身官骸所聚之氣原聚於在天五行之氣人能於五行之氣各致其氣於在天之際以感乎天天自以五行之氣仍數其氣於予人之際以應乎人其氣之應如物各樣氣臭卽招各樣氣臭之物趨與相合此庶徵所由來也庶徵來則彝倫之在人者可驗於在天者也故庶徵次之至以人所爲者得驗於天實可以通天之所以馭人者矣天以陰陽五行之氣御於陰陽五行之理理御乎氣氣御於理理氣釀於太虛之中藹然其生生者爲太和之氣人得太和

之氣則氣所聚者盡出於和氣和則一生際會順乎生生之氣湊輯其瑞則謂之福人違太和之氣則氣所聚者有乖於和氣不和則一生際會違乎生生之氣至違極爲災卽謂之極福何以五得太和之氣至各所得之究竟爲各醞釀之福則有五也極何以六違太和之氣至各所違之究竟爲各陷溺之極則有六也五福六極乃彝倫之人馭於天人道終於天道者也故五福六極又次之夫九疇之次皆天之五行寄於天人始終之際爲彝倫所在人君奉天而治亦卽以一心之天所得於

天之五行通貫乎天人始終之際各盡其用將以各就敘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自天地陰陽之氣生五行五行生而大化行焉大化行則網緼形色無微不著出沒變化遞嬗不窮盈乎天地際乎古今無非五行之所爲卽無非五行之爲用也列五行於無適非用之屬而不勝言用乃所以使五行之化無一不從化育之自然爲五行之所以敘也五事固一身所具之理而日用之者也而所以用此一身之理者心也心爲一身官骸之所會故心有所動一身官骸皆隨之而動乃以心之欲動者先有所聚聚不外放疑其虛靈之神恭默自守斯謂之敬以一心之敬馭乎一身官骸之動則一身官骸所具之理莫不隨一心之敬各有以收斂凝聚盡其所用之善矣此五事所以言敬用也敬用卽五事之所以敘也八政何以言農用農厚也爲政者不能由衷出治則徒恃乎政情已薄也惟惻怛之心行此多政則政出由衷乃所用者厚也况人自有生之後含性而生芒芒焉不知所以保全惟八政維持其開始可以保全之又所用者厚也此八政所以言農用也農用卽八

政之所以敘也五紀何以言協用五紀固氣化之所以齊者秩然見天道之正也人爲氣化所生氣化所運凡有所動作晏息卽當隨氣化之所以齊者順天道之正盡人事之宜人事所以必協合天道而後所行者循序而治也此五紀所以言協用也協用卽五紀之所以敘也皇極曰建用爲天下立標準也建者以我所受於天之理無不盡乎其極使理顯然有象可觀卽建立之義而用以爲率作者也要以人君之理存於心而著於身者原與天下之人同得於天者也天下之人皆含此理

於心而未能行之於身自皇極以心爲感以身示象則理同心感心感情慕由是氣有所奮行有所礪隨其極所建之象尋其象而歸之以趨其同得於天者卽我有象以示之的也此皇極所以言建用也建用卽皇極之所以敘也皇極不言數一至極之理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也何得以數言也三德何以言又用以三德存於中而裁制人之各有所異辨之極其清晰治之適如其分則謂之又也人之所異有宜用動者卽又之以動適如其宜動之分有宜用靜者卽又之以靜適如其宜靜



之分有不必用動不必用靜者卽又之以無動無靜適如其無動無靜之分是又天下人情惟用此三德始可以盡又之之全又比皇極之建又有處制矣此三德所以言又用也又用卽三德之所以敘也稽疑曰明用以人之明者求鬼神之幽也稽疑以求鬼神爲主而言明以用之皆人心之明於理求默運於理者也非人心無所明決而專惑於鬼神之幽也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明用之義也故凡有所稽疑先以人心之明爲人謀度機會之可趨與不可趨而未有所定乃以鬼神之幽爲

洪範宗經

卷上

七

鬼謀求得乎造化之真機所流可趨與不可趨以求其定此稽疑所以言明用也明用卽稽疑之所以敘也庶徵曰念用非冀效也人生於天之氣化者也盡天氣化之理天之氣化自與爲徵驗故人君之心時時欲與氣化相通卽念念在氣化之徵耳非徒念也有所以用其念者以致庶徵也致念於人之各有以通乎氣化者求其各通之實斯氣化各因其所通者顯其各氣所通之徵如是以爲念而念乃有致徵之實事也此庶徵所以言念用也念用卽庶徵之所以敘也福極又曰嚮用威

用五福人所欲也卽人所欲者而言嚮用欲人共趨於福也六極人所懼也卽人所懼者而言威用欲人不陷於極也五福六極人自有而言嚮用威用若假此爲勸懲也而非假此爲勸懲也人之五福六極皆其自致於天天因其所自致者以爲施人君體天爲治亦卽因其所自致者以爲施也天以太和之氣生五福人得太和之氣卽得天之所以生五福者天卽以其所以生五福者凝於此人之身化爲五福是天之所以爲嚮用也人君以建極之善歛五福人得建極之善卽得君之所

以歛五福者君卽以其所以歛五福者錫於此人之身聚爲五福是君之所以爲嚮用也若人不得天太和之氣卽與太和之氣不相鎔鑄而爲太和之氣所尅制卽氣之不和悉底於不和之極是天之所以行威用也人不得人君建極之善卽與建極之善大爲疵繆而爲建極之善所抑制卽所爲之不善各受其不善之極又君之所以行威用也此五福六極所以言嚮用威用也嚮用威用卽五福六極之所以敘也夫五福六極天淵之別綱不列爲二疇而合爲一疇以立言福極相反之機

非此卽彼雖分爲二而實一心反易間耳一心順天而  
遵君而福自至一心違天而背君而極卽至此福極所  
以迭起而嚮威所以並用也由是觀之凡人君奉天而  
行無非人與氣化自然之應者以爲用也而人君與天  
人之際亦至此同歸於神化而已矣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  
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  
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皆言九疇之目而有所推衍增益以盡彝倫之敘

洪範宗經

卷上

十四

者也九疇之一爲五行五行之目爲何一曰水氣化之  
見於形者微也二曰火氣化之見於形者著也三曰木  
氣化之麗於質者實也四曰金氣化之附於體者固也  
五曰土氣化之寄於質者大也而原其所自生則天地  
以陰陽之氣相與醞釀而出也故水之生也陽之際於  
陰也陽際陰則陽通乎陰陰亦卽與陽通而陽因得以  
釀陰於是陽釀陰而生濕濕甚則流而水以生故水濕  
屬陰而出於陽之釀也是謂天一之所生也試以冬臆  
玻璃內煖外寒玻璃之內必凝雪霜蓋陽與陰交之際

陽得陰則陽中潤而爲濕濕結爲霜卽陽釀陰而生濕爲水之所由生也火之生也陰之際於陽也陰際陽則陰通乎陽陽亦卽與陰通而陰因得以蘊陽於是陰蘊陽而生熱熱甚則越而火以生故火熱屬陽而出於陰之蘊也是謂地二之所生也試以兩陰凝之物相磨中間動處爲氣之所行氣屬陽而遏於兩陰之中則生熱卽陰蘊陽而生熱爲火之所由生也夫陽釀陰而陽中生水陰蘊陽而陰中生火水火爲陰陽之精全憑氣交而生不藉土而生故有形而無質無質則出入地中若

洪範宗經

卷上

五

行空虛故無地非水火之所在也至若陰陽之氣醞釀於地之質則因地質而釀生物之氣亦因地質而鑄生物之形是物形生於陰陽而不離乎地之質也雖不離乎地質而仍以陰陽爲生生之氣也木之生也陰陽之氣交聚於地之質而生發於地外者也陰之濕滋土以濕陽之熱爍土以熱以陰濕滋土之濕合以陽熱爍土之熱釀於土際遂藉土之質釀爲油膩醞爲精英發爲青苔質之漸實暢爲草木草木之氣質由此生焉不言草而獨言木者油膩之醞爲更厚故氣質更堅而更壽

凡物之有壽皆類是也是木之所生爲陰陽濕熱之氣所並釀而推其所以生於地外則濕釀於熱濕始能生乃濕因熱生者之屬乎陽也木之初生皆由濕濕原陽氣際陰而生是濕因陽而生也復爲陽熱所釀卽濕因乎熱自向外發木之生機於是一於外達而透出地外木之所以屬陽也木之有皮亦氣向外發之所生也木以陰濕之氣生自陽熱者以生其陰質卽陰質以圍陽熱陽熱之氣仍向外發發之極仍不能離質而仍爲質圍於是氣向外發者遂爲所停醞而陰質亦仍圍於停醞以外而爲皮焉有皮卽所以能受陽氣使陽氣仍旋其行爲皮間之空虛空虛之內陽氣際陰而化水水爲氣引行於外廓爲木中生之氣也凡物之有皮皆如此也木以陰濕下沉爲根之入地陽熱上衝爲條之外達而總以皮含陰濕受地中陽氣爲生生之氣也卽皆氣向外發之所爲而屬陽可知也木葉色青亦濕因熱發之氣上蒸也蓋濕爲熱釀之始醞色爲黃濕爲熱釀之究疑色爲黑乃芽之乍出猶是爭黃葉之方伸未能凝黑故黃色乍透之際釀於其上者色化而爲青青上

浮而葉底猶黃者黃釀爲青也青甚爲碧碧漸近黑則青爲木色之正也凡木之色皆浮於外皆濕因熱發致氣上蒸之所爲也至葉伸之後又出華實現其精英留其核之生意不息無非濕自陽生者終以陽氣發之於外爲木之所以生而屬乎陽也是謂天三之所生也金之生也陰陽之氣交聚於地之質而凝結於地中者也陰濕滋土則濕入土中陽熱燥土則熱結土中以陰濕入土之濕合乎陽熱結土之熱釀於土中遂藉土之質使陰濕由土氣之熱鎔爲陰精之柔陽熱由土氣之濕

聚爲陽精之剛而其氣質之柔剛特蘊於土氣乍聚爲石之內湛然其精英乃金之生也生金之地陰陽濕熱之氣必更盛土氣必更勁始多金也多金之地亦多泉出者熱氣釀於陰濕之中而化水也若濕氣有餘熱氣不足則土質黑淖化爲泥膠熱氣過勝濕氣不足則土質紅焦結爲碎礫是金之所生必陰陽濕熱之氣並盛而後生也而推其所以生於地中則濕浸乎熱熱始能生乃熱因濕生者之屬乎陰也金之初生皆由熱熱原陰氣蘊陽而生是熱因陰而生也復爲陰濕所釀卽熱

因乎陰自向內斂金之生機於是一於內聚而凝結於地中金之所以屬陰也金之無皮亦氣向內斂之所爲也金之氣質全賴陰濕之浸入沃其陽熱使陽熱受陰濕浸入亦隨之而入爲熱化之內結熱結之甚更不能不受陰濕浸入爲生意之不息此金之所以無皮也雖精英之外若皮之焦燥亦金質近土未全爲精英也非皮也無皮所以能受陰濕爲金之所以生也凡山之石藏於地中始能生者得土中之濕向內浸也露於地外卽不能生者不得土中之濕向內浸也卽氣向內斂之

洪範宗經

卷上

六

所爲而屬陰可知也金質色白亦濕浸熱入之內斂也濕氣逼熱卽熱向內燃燃極則無色無色則淨而白淨白之中仍滋以濕卽結爲白英故金色白也金有不自白者隨地中所釀各異之色而結焉而結於地中濕凝乎熱以消諸色者乃金色之正而專屬於白也凡金之色皆含於內亦皆濕浸熱入氣向內聚之所爲也至凝質之內匿藏精英留其質之光潤內含堅凝內聚無非熱自陰生者終以陰氣聚之於內爲金之所以生而專屬於陰也是謂地四之所生也夫陰陽交於地質藉地質

生於地外爲木之屬乎陽藉地質生於地中爲金之屬乎陰木金各以陰陽所聚之異以異其生而其並有藉於地質則無異也卽並依地以爲生焉者也土者積陰之所餘卽積陽之所運也積陽根於陰積陰根於陽陽性動陰性靜動不離靜故繞靜以爲動靜不離動故依動以爲靜靜之所在積陰之所處也動之所在積陽之所運也積陽者天也天卽氣也積陰者地也地卽土也土所以有於萬物之先也何言天五生土以五行生尅制化之後言也天地交通陰陽和會而五氣行焉卽萬物生焉萬物生於土土固有於物之先而萬物之死也化爲土土又有於物之後故自五行遞嬗而後則土爲五行之餘而萬物之糟粕所積水竭爲鹵鹵卽土也火休爲灰灰亦土也木朽爲土金壞亦爲土水火木金之死卽土之生是土生於水火木金之後卽生於萬物之後也土生物死之後是得物之死且朽者而生宜屬陰矣不知物之乍朽雖屬土猶未全變爲土究屬於物之朽質而非土之正也若全變物之死且朽者歸於臭味之俱泯始可爲土之正爲土之生而屬乎陽矣此土爲



天五之所生也夫五行生於陰陽濕熱各有醞釀之異隨其異以爲凝聚之殊卽五行之陰陽濕熱各有所性之殊爲五行各一其性也水之性曰潤下水爲陽氣所釀之陰濕也故水旣生之後陽氣內含而陰濕獨盛陰沉下濕亦浸下故其性專於潤下火之性曰炎上火爲陰氣所釀之陽熱也故火旣生之後陰氣下寒而陽熱獨盛陽浮上熱亦竄上故其性專於炎上木之性曰曲直曲則木中陰濕之下陷而爲曲焉者也直則木中陽熱之上衝而爲直焉者也陰濕下陷則陽爲陰曲卽生意之所蓄木之所以有鈎芽也芽而鈎者欲直而先曲也陽熱上衝則陰爲陽直卽生意之外達木之所以有暢茂也茂而暢者伸曲而爲直也要以曲直之所由來地中陰陽濕熱之氣醞釀爲木卽爲木中曲直之性也故木之生象抑揚其形橫斜不定其機旁觸曲通枝多歧葉多出花多藥色多異木性曲直又自多曲直矣金之性曰從革從之爲言從乎此也當生金之始原以陰濕入土者從乎土之散碎卽陰濕注於土中受土中之熱以生金之陰液金之陰液其質柔也故能任揉其形

而爲從也革之爲言革其舊也當生金之始原以陽熱  
燃土者革乎土之渣滓卽陽熱結於土中受土中之濕  
以生金之陽精金之陽精其質剛也故能另著其象而  
爲革也是則金生於土之始由陰陽濕熱之相際者爲  
從革之體卽金出於土之後仍以陰陽濕熱之相際者  
爲從革之性也性以陰濕之從凝陽熱之革故復經濕  
浸則凝金而更堅更堅所以守金中之陰液卽所以凝  
金中之陽精此金性之從又爲金性之革也性以陽熱  
之革鎔陰濕之從故復經熱燥則化金而爲汁化汁所

洪範宗經

卷上

三

以鍊金中之陽精卽所以潔金中之陰液此金性之革  
又爲金性之從也要以從也革也地中陰陽濕熱之氣  
結聚其精英以爲金卽以爲金中從革之性也故金之  
生象能常留其氣質而又能屢易其從革也土爰稼穡  
稼穡生於土土以生物爲性也厥土黃壤厥土白墳厥  
土青黎厥土黑墳厥土赤埴墳厥土爲塗泥逐處而異  
隨氣而化土若無定性也而有一定之性者土質陰而  
含陽故土中有氣上衝以生發萬物之機蓋氣無所麗  
則不生土固有質以爲氣之麗也氣麗質而後生機有

所釀此萬物所以皆藉土氣而生也所生者廣庶草先得土氣之上衝以爲生焉者也而草之屬於稼穡者亦得土氣之上衝以爲生焉者也此卽土以生物爲性也不言土以生物爲性而言於是稼穡稼穡不可以爲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然言於是稼穡稼穡之生卽可見土以生物爲性矣但因土之所生者廣凡物類之毒一皆土之所生而擇其所生之大益人者莫如稼穡生物而至稼穡亦土之德也由是五行之性各遂其性以釀其陰陽濕熱之氣作爲五味作之爲言乃物性醞釀之終而自爲之也潤下何以作鹹潤下乃陰濕之滲而入者潤下也潤下之初爲水之陰濕乍流其滲而入者猶是陰濕之氣未遽鹹也及滲而入者極其潤而極其下之際停其滲入爲滲入所積作味爲鹹故鹹之味仍滲而入也觀水之陰濕流爲大海所注之處味爲鹹可知也試一食鹹覺其滲入凝聚爲渴之亟於求飲皆潤下極其滲入之味使然也此潤下所以作鹹也炎上何以作苦炎上乃陽熱之越而竄者炎上也炎上之初爲火之陽熱乍燃其越而竄者猶是

陽熱之氣未遽苦也及越而竄者極其炎而極其上之際停其越竄爲越竄所劇作味爲苦故苦之味仍越而竄也觀火之陽熱衝爲焰煙所燎之處味爲苦可知也試一食苦覺其越竄氣動欲吐之若不能待皆炎上極其越竄之味使然也此炎上所以作苦也曲直何以作酸曲直乍釀於木之中爲木中濕勝乎熱之氣未能遽爲酸也必曲直寓於此木之中積其醞釀仍陰濕所注爲陽熱所爍而陰濕偏勝乎陽熱則陰濕盛而陽熱受鬱作味爲酸酸之爲味驟於斂而氣爲之屈也驟於斂

洪範宗經

卷上

三

者陰濕之曲欲漚陽熱之直使向內收斂遂以陰濕欲漚之勢遽逼爲內斂故驟於斂氣爲之屈者陽熱之直欲徹陰濕之曲遂爲所陷卽陽熱欲徹之勢因爲所倒故氣爲之屈此酸味所以驟於斂而氣爲之屈也是則酸所由作木中濕熱爲曲直者所作也木皆濕熱爲曲直之形而濕熱來自地中有各異其醞釀之氣溷於曲直之內不必盡作酸也必木中之爲曲直者純一曲直之濕勝乎熱抑鬱其汁始作酸也酸爲木中曲直所釀之正味也爲凡曲直之氣純一濕勝乎熱抑鬱其汁者

無不酸也酸何以見其陰濕勝乎陽熱酸一入口而氣爲之屈齒爲之弱津液不覺而自生卽陰濕之曲勝乎陽熱之直之驗也此曲直所以作酸也從革何以作辛從革乍釀於金之中爲金中濕涸於熱之氣未能遽爲辛也必從革寓於此金之中積其醞釀仍陰濕所浸爲陽熱所暎而陰濕不勝乎陽熱則陰濕消而陽熱獨盛作味爲辛辛者辣也辣不覺其斂而獨著其熱之如刺而大散也不覺其斂者陰濕之從浸自外而爲陽熱之革爍濕以涸其濕卽陰濕因之自消故無所施其爲斂獨著其如刺之熱散者陽熱之革爍自內而受陰濕之從漬熱以厲其熱卽陽熱因之更盛故特著其陽熱之銳其鋒外刺其發爲大散此辛味所以不覺其斂而獨著其熱之如刺而大散也是則辛所由作金中濕熱爲從革者所作也金皆濕熱爲從革之形而濕熱來自地中有各異其醞釀之氣溷於從革之內不必盡作辛也必金中之爲從革者純一從革之濕不勝熱轉厲其熱始作辛也辛爲金中從革所釀之正味也爲凡從革之氣純一濕不勝熱轉厲其熱者無不辛也辛何以見其

陰濕不勝乎陽熱辛一入口津氣卽爲之避爲之熱爲之散正陰濕之從不勝乎陽熱之革之驗也此從革所以作辛也至稼穡作甘稼穡出自土土之爲質化水火木金之爲味者一歸於無味而無所雜於至淨者也土以質之至淨而含元氣之至淡將至淨之質爲至淡之氣所釀於此所生之物亦卽以至淨而至淡者復自釀焉卽作味爲甘故甘之味淨而平淡濕而黏膩則是土之正氣所釀之物始能作此甘味也稼穡卽土之正氣所釀之物也故曰稼穡作甘夫稼穡之甘出於土之正氣所釀何不曰土作甘而曰稼穡作甘抑亦土有不能盡以土之正氣生物者矣蓋土質散碎碎若飛塵之積氣含於內陰陽濕熱之際化爲五氣五氣相與醞釀透徹其中任所旁禱布濩於大地之中或濕熱適際於平或濕熱有所偏勝有所不勝逐處而異隨處而化因所麗以爲物性之殊卽所性以爲各味之異是土之所生不必盡作甘矣故庶草叢生之下得熱之上竄而爲苦得熱之勝濕而爲辛得濕之勝熱而爲酸亦或甘泉所釀而味爲平淡又或油膩偏勝而味爲油膩而鹹獨少

者鹹下漬多不能隨草木上茂也惟稼穡生於土得土中淨淡之氣所釀作味爲甘是庶草之中獨得土之正氣所化者矣推而言之木則草之堅實者也亦不能淨得土之沖和以作甘焉故木生於土偏於濕因熱化之氣則所結之實釀味爲酸至酸力已竭濕熱之氣盈極而消漸近土之淨淡而甘味出焉是知甘者土已消盡諸味而然也因知木實所以有純甘愈知酸爲曲直之濕熱所釀非土之正氣所化也凡不得土中正氣所化而出於土中偏勝之氣則木實爲苦爲辛並爲油膩猶

草實不一其味也惟得土中淨淡之氣所釀始作味爲甘爲衆木之中獨得土中正氣所化矣是猶稼穡作甘獨得土中正氣所化也若夫金生於土而各異其味亦此義也蓋金石雖堅亦五氣旁構所聚故石亦兼五色異五味猶草木之色味不必皆作甘皆正黃也至於氣雜偏厲而味之惡者各有所制亦氣化相尅使然也是皆陰陽五行之氣醞釀於地中有所偏勝不勝者爲味之不可勝窮也若但以土之正氣所釀而言則惟一作甘而已矣稼穡作甘是單以土之正氣所釀者言也夫

五行在天地其化甚廣獨取五味之正以立言以其切於人用也人得太和之氣而生故必五味之正始切於人用也夫九疇先言五行明天地之間皆五行自然之化爲常理之敘也故水火木金土五氣流行相與醞釀乃萬類之托始而各具生生之意也潤下炎上之類各有所適之性見萬類宜各正其性而不可以僞爲也作鹹作苦之類以自然之性釀爲自然之味見萬類各具其美而不可不各有所造就以適於用也聖人於五行之化畢彰其類以盡化育之能事則卽五行之常理所

洪範宗經

卷上

三

以敘焉者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父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九疇之二爲五事五事之目爲何一曰貌貌者一身之容貌也於行屬水水中含氣氣化水水隨氣之所至以滋潤者也人之一身五官百骸惟氣化津以榮之故一身精榮而屬於貌者皆水爲之也水勝則貌肥也水瀉則貌枯也故水主貌二曰言言者聲之宣也於行屬火



火中虛而有聲聲烘烘然乃所以宣揚於外者也而言之所出中空有竅氣激而有掉轉之聲聲娓娓然亦所以播揚於外者也故火主言三曰視視者目觀外物之形色也於行屬木木則陰濕之氣釀於陽熱之氣生於地外以耀其光華者也目亦陰濕之氣釀於陽熱之氣透於形外以著其神照者也目之所以能照眸子之英也眸子之英真陰之所注卽真陽之所融故其質光明光明凝於中而外附以黃睛之亮猶之玻璃爲鏡內注水銀之明外附玻璃之亮則內照見物矣物照於鏡中

洪範宗經

卷上

三

而有影卽鏡中載物而悉其形人以眸子照物亦物照於眸子而有影卽眸子見物而悉其形也眸子何以黑色陰中真陽之熱鬱燃於陰濕之中燃煙所積其色爲黑至上際則爲正黑眸子之黑際於燃煙之上其色更黑矣黑而明者黑之精英也黃睛之附眸子亦濕與熱醞釀於將透之際爲濕熱之黃也黃而亮者黃之精英也物不照於黃睛而必照於眸子者精英之所聚也聚愈圓而愈收也眸子以黑而臨晝光之白則見物更分明也至夜則以黑臨黑不能清照矣故眸子能晝視而

不能夜視也至若禽獸之中有能夜視者以目中陰濕之氣資陽熱之氣不能爲燃煙之正黑陰光所聚有偏於陽化者矣人有近視者雖少年強壯亦不能達於遠真陰有餘真陽不足也真陰有餘則陰光近收故能近視真陽不足則陽光不能遠射故不能遠視也卽目中陰陽濕熱之氣之驗也人老則觀書漸離目遠若近視書字晝散亂真陰漸不足真陽漸上越真陽有餘真陰不足也真陽有餘則陽光遠射故能遠視真陰不足則陰光不能近收故不能近視也又目中陰陽濕熱之氣

之驗也金亦陰陽濕熱之氣視何以專屬木金性靜而斂木性動而耀曰固能轉動者也以陰陽濕熱之精英顧盼於形外猶木以陰陽濕熱所聚之精華向榮於地外也故視屬木也四曰聽聽者耳聆外物之聲音也於行屬金則陰濕之氣滋乎陽熱之氣生於地中精瑩透徹爲土中之英耳亦陰濕之氣滋乎陽熱之氣醞於形內潔白透亮爲耳中之鏡然則耳鏡之金乃真陽之革以鍊其質爲至淨之金真陰之從以透其質爲至清之金金以至淨而至清者如水晶之透徹而不同於形

塊之隔故聆音豁然也而究之精英之堅本自含聲擊之則聲作今以外聲之響臨之猶以外聲之響擊之而所來聲音自豁然於其中也金空則聲亮耳鏡之金亦在空而聲亮非是金也口鼻皆空而內通者也何以不聞聲音則聲音之聞專賴耳鏡之金無疑矣耳鏡何以潔白金原陰濕與陽熱鎔爲精英將陰濕之從受陽熱之革革極則無色其究爲白也白則渣滓一無所有淨餘陰陽濕熱之英卽淨含陰陽濕熱之氣通於其中則金之透亮又專在金中陰陽濕熱之氣矣陽司外通以

洪範宗經

卷上

三

接外物之聲音故聽之亮者捫耳則耳內有聲真陽外接之驗也聽之重者捫耳則耳內無聲真陽不外接之驗也陰司內歛以收外物之聲音聽之亮者靜坐則耳寂無聲真陰內歛之驗也聽之重者雖靜坐而耳內自作聲真陰不足以配真陽真陽若沸乎真陰故也人老陰不足以配陽陽氣偏於上浮亦重聽皆真陰不足以內歛卽不能以靜聽之驗也不亦陰陽濕熱之氣聽何以專屬金也不氣浮於地外以耀其光金氣生於地中以鎔其質故耳鏡隱於耳中以爲聽也况耳空而收聲

之渙者專主於斂也故聽屬金也五曰思思者意緒之探尋無微不入於行屬土土質散碎碎若飛塵之積故中虛函氣氣之所至無微不入卽思之所至無微不入也夫心之官則思心以虛而含靈乃土以虛而函氣也土者形之實也形以載氣氣會於心心居形之中凝中氣之會以爲思人身豎行則中氣之居上者爲更清心含中氣之清則所思所以爲至靈靈出中氣之清卽能以至中之理節其所思乃思之所以能適中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卽此清靈之適中者可見也清靈之氣通

洪範宗經

卷上

三

乎周身之氣故能馭官骸之運動清靈之氣函乎天地之氣故能通天地之所爲然則氣函於中者思所由聚也而氣穩於中者思所由澈也凡人有所思於將來之事而未得則目似前凝目者心之驗也心向動以爲思而不必耐久思也必氣凝於中者至靜而後心神從容默會所思無不能永也凡人有所思於已往之事而未得則目似反觀以追憶其已往而不必全記憶也亦必氣凝於中者至靜而後心神清照以尋已往將已卽於心之舊迹復歷歷若觀如在目前也則思之全賴乎中

氣可知矣而所以函乎中氣者土也此思之所以屬土也此五事之目其體各有所司也審是而言五事之德貌者水德之所注也水潤下沉其迹而靜謐者也貌生於水則水德以爲德故貌之德曰恭恭敬之見於身也持身有矩而沉靜不佻也言者火德之所發也火炎上順其勢而文理者也言出於火則火德以爲德故言之德曰從從順理爲言也出言有理而議論順序也視者木德之外耀也木固精蘊於內而光照於外者也視來自木則木德以爲德故視之德曰明明無不見也以我之明察彼之形影無纖微之失也凡有所覩於外無不遂瞭於內灼然於所見使在彼之行踪莫能逃我之善察也聽者金德之內歛也金固聲接於外而響徹於內者也聽來自金則金德以爲德故聽之德曰聰聰無不聞也以我之聰審彼之聲音無杳渺之差也凡有所聆於外無不遂通於內豁然於所聞使在彼之辭氣莫能逃我之善聆也思者土之所生也土固質中含氣氣以無不入者遂無不透也思來自土則土德以爲德故思之德曰睿睿者思力之銳無不入亦無不透直透至雪

亮之境焉乃思之德所爲稱之曰睿也由是而言五事之用則已盡之德自作一境之極致以適用也恭何所作也一現於身而威儀嚴栗收斂無不凝靜而作肅矣肅則專靜凝神以鎮物也恭之作肅卽貌之德已極於水德之沉靜矣從何所作也一出於口而談言清晰分判無不就序而作又矣又則條分縷析以理物也從之作又卽言之德已極於火德之有意矣明何所作也明以照萬物之象並象中所蘊之理一入於目而理已辨其所求遂卽其理之自然適宜者分析無不盡致幾微無不顯亮卽作哲矣哲則天下之事獨覽其機宜焉明之作哲卽視之德已極於木德之外耀矣聰何所作也聰以納萬物之聲並聲中所寓之理一入於耳而理已會其所歸遂卽其理之自有所濟者籌度無不適宜化裁無不入神卽作謀矣謀則天下之理盡歸陶鑄焉聰之作謀卽聽之德已極於金德之內斂矣睿又何所作也以意會所向之銳入於萬物之中以透萬物之奧而萬物莫不爲其所入而悉透其奧焉卽萬物之理無不通焉此睿之所以作聖也聖無不通也睿之作聖卽思

之德已極於土德之中通矣夫五事而至於肅又哲謀  
聖則事五事者方爲踐形盡性以至於命而與造化同  
其德也九疇之次至二五事已渾然一皇極之實矣已  
純然一天命之不已矣至次五則人君建五事之德爲  
皇極而用之耳終九五人君盡五事之德上與天通奉  
天以爲治耳洪範重皇極之運動而皇極之根本固在  
此二五事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  
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洪範宗經

卷上

五

九疇之三爲八政八政之目爲何一曰食食以養人之  
生無食鮮能立政故分田課農因天時乘地利盡人力  
別物宜隨時補助又俾一切蠹蝕虛耗之弊無從生焉  
如是則供於上者有所儲積於下者有所餘食餘於豐  
年食給於凶歲民生遂而庶政始可以立食所以居八  
政之首也二曰貨貨者民之所資國之所用也故懋遷  
化居依民所便貢賦有常爲國之裕而理財防弊之際  
一如食之謹密焉如此則金帛刀布有所積山林川澤  
之利亦有所蓄上下資用悉屬充足是於養生之外更

有所便矣三曰祀祀者孝養之心所自生也人子孝養於生前不能不思慕於生後因以食貨之供於生前者還供於生後而祀由此起祀固報本反始之情所不能已也而卽報本反始之情類而推之在天爲天神在地爲地祇在人爲人鬼舉凡山川之靈百神之司無非本此報答之心用食貨以豐其祀而盡其情也惟有此情則人心不失人道所以可治也然則祀之一事聖人因人情爲之也善存人心者也四曰司空度土以居民也若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之類皆是也定宅畝則所以庇

洪範宗經

卷上

善

食別廛市則所以便貨立宗廟營墳墓又所以慰先靈而肅祀推之修城鑿池重門築關修其險阻濬及大川凡可以護民生而安其身者無弗至已夫食貨以備人急立祀以存人心司空以安人身斯時所宜急爲開導者不又在使各知身心原有自具之天性而教之不容已乎五曰司徒教天下以各具之天性致明於人倫也人之天性多爲氣拘物蔽不能致行於人倫惟賴上有以教之也人君躬行化民已感動其天性之生而司徒更爲敬敷五教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其間勞來匡直乃所以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優游浸漬以自得之猶恐勤始怠終於焉提撕警覺而振德之而又爲之學校選舉及時而行焉則所以啟迪乎民使各盡天性以行於人倫者至矣如是猶有不率教者不能不以刑治之六曰司寇掌刑以弼教也刑以除教化之梗使教化得所行也制官刑警於有位而教化不阻於執政之人制國常刑以示下民使常目擊刑之所設知皆教化之副而不敢違乎教化如果怙惡不悛狃於姦宄敗常亂俗凡屬於爲禍之階以逆

教化之行者卽隨其所逆分別於五刑之屬定刑不赦赦拂民心壞法之事自古聖世不言赦也如是則不率教者咸知畏法頑梗去而政四達於天下矣故司寇之次用以除不率教乃刑期于無刑者也七曰賓賓者所接之人待之以禮卽敬之爲賓也使天下之人尊卑上下咸以賓禮相接則禮儀相維無所怠慢而身心各有所持循矣自朝聘會同冠昏喪祭以及鄉飲相見無非值此身心於彬彬之際將見揖讓之風行非徒文事之觀美則治世所以維持人道者卽此賓禮也八曰師師



